

# 孫中山先生抵南京

胡漢民原著。張谷敬註

國父返抵上海感況

余隨先生至滬、英士、克強俱來迎，相勞苦  
(安明氏系指司盟會同志、開國元勳陳其美，

字英士，黃興，字克強），數月之別，如數年（（指胡氏原註）。英士是年五月，由滬入粵，觀察三月廿九敗後一切情勢，過港與南方支部同志相見，爲余識英士之始。——胡氏原註。）更見精衛（即抗戰期間變節降敵之汪兆銘，字精衛。）則真如隔世。二人俱狂喜，至相抱而踊。精衛於湘、鄂等省反正時，得出獄，果如孫先生所預言（汪精衛曾因謀刺遜清攝政王載灃，被捕繫獄，判永遠監禁。）。

，而自輸誠於民黨。旣而南京亦光復，精衛乃至  
滙。時清庭與袁世凱使代表議和者爲唐紹儀，各  
省革命軍之代表，則爲伍廷芳同志，更推精衛與  
王正廷、王寵惠、溫宗堯、胡瑛參贊其事。唐亦  
時與精衛密商，不拘形迹也。

結納，立憲派人因樂之以進，宋之聲譽乃驟起，故章炳麟才之。然終以黨人故，克強不敢奪首領之地位，鈍初始欲戴爲總統，已爲總理，至是亦不得不服從黨議，然仍主張內閣制。以克強光復諸省，由革命軍首領派代表者，悉同盟會黨員，祇直隸、奉天爲非黨員。選舉及組織政府問題，

孫中生先山抵南京。折回天津，與天津同志有秘密之運動。袁世凱起任事，其子克定跋涉以太原公子自任（唐太宗李世民乘隋末天下大亂，勸他父親太原留守李淵舉兵征服四方，成一統之業。）精衛亦陰結之，事聞於袁，則私見精衛，謂非常之舉，非兒輩所知。

異志。江、浙之立憲派人，如張謇（遜清末代狀元）、趙鳳昌（張之洞幕客，招商局總辦）、湯壽潛（民初浙江都督）之屬，陽逢迎之章臺，輒爲他人操戈，實已叛黨。鈍初（即宋教仁）居日本，頗習政黨縱橫之術，內挾克強爲重，外亦與趙、張、湯化龍（湖北諮議局長）、熊希齡（東三省清理財政官兼鹽運使，兼山西鹽局督辦）相

( 41 )



辛亥年冬

國父返國抵達上海時攝。

爲十七省代表，總理實以十六票當選，並決定總統於陽曆一月一日就職。（投票當選三日後）。

余急就旅滬之廣、肇、潮、嘉同鄉，募捐得軍資七十餘萬。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，先生入南京，行總統就職禮，改元爲中華民國元年。民國政府成立，而滿清二百六十八年之政府以亡，中國四千餘年君主專制政治亦以廢。

從來中國歷史家論一代政府之傾覆者，輒曰：「人心已去，事無可爲」，此於滿清之亡爲尤劇！中流之士固多有發憤亡秦之志，而民衆亦既厭且憎，卽其文武大僚從得祿位，當與共休戚者，

亦更不爲之效忠致力。革命軍起，封疆大臣輒望風竄走，否則樹降旗以求自保。仲愷（廖仲愷）告余，謂「陳昭常、遜清吉林巡撫，謀刺遜清，余急就旅滬之廣、肇、潮、嘉同鄉，募捐得軍資七十餘萬。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，先生入南京，行總統就職禮，改元爲中華民國元年。民國政府成立，而滿清二百六十八年之政府以亡，中國四千餘年君主專制政治亦以廢。

從來中國歷史家論一代政府之傾覆者，輒曰：「人心已去，事無可爲」，此於滿清之亡爲尤劇！中流之士固多有發憤亡秦之志，而民衆亦既厭且憎，卽其文武大僚從得祿位，當與共休戚者，亦更不爲之效忠致力。革命軍起，封疆大臣輒望風竄走，否則樹降旗以求自保。仲愷（廖仲愷）告余，謂「陳昭常、遜清吉林巡撫，謀刺遜清，余急就旅滬之廣、肇、潮、嘉同鄉，募捐得軍資七十餘萬。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，先生入南京，行總統就職禮，改元爲中華民國元年。民國政府成立，而滿清二百六十八年之政府以亡，中國四千餘年君主專制政治亦以廢。

後因之。) 而改用程德全。程以清江蘇巡撫, 於南京未破時, 樹義旗反正者。克強推薦張謇或熊希齡財政, 先生不可, 曰: 「財政不能授他派。」人, 我知闢生(按係陳錦濤字) 不敢有異同, 且曾為清廷訂幣制, 借款於國際, 有信用。」於是會用陳亮疇(按係王寵惠字) 以資格不足, 欲辭。先生曰: 「吾人止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, 外交問題, 吾自決之,勿怯也。」然張、湯僅一度就職, 與參列各部會議, 卽出住上海租界。程固於租界臥病。伍以議和代表, 不能筦部務。陳日經營借款, 亦常居租界。故五部悉由次長代理。部長之負責者, 黃、王、蔡耳。時戰事未已, 中央各部之領袖也。克強以三月廿九日之役及漢陽

督師, 聲名洋溢於黨內外, 顧性素謹厚, 而乏遠大之識, 又未嘗治經濟政治學, 驟與立憲派人遇之, 即歎然, 自以為不如。還視同黨, 尤覺暴烈者, 曾為清廷訂幣制, 借款於國際, 有信用。」於是會用陳亮疇(按係王寵惠字) 以資格不足, 欲辭。先生曰: 「吾人止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, 外交問題, 吾自決之,勿怯也。」然張、湯僅一度就職, 與參列各部會議, 卽出住上海租界。程固於租界臥病。伍以議和代表, 不能筦部務。陳日經營借款, 亦常居租界。故五部悉由次長代理。部長之負責者, 黃、王、蔡耳。時戰事未已, 中央各部之領袖也。克強以三月廿九日之役及漢陽

督師, 聲名洋溢於黨內外, 顧性素謹厚, 而乏遠大之識, 又未嘗治經濟政治學, 驟與立憲派人遇之, 即歎然, 自以為不如。還視同黨, 尤覺暴烈者, 曾為清廷訂幣制, 借款於國際, 有信用。」於是會用陳亮疇(按係王寵惠字) 以資格不足, 欲辭。先生曰: 「吾人止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, 外交問題, 吾自決之,勿怯也。」然張、湯僅一度就職, 與參列各部會議, 卽出住上海租界。程固於租界臥病。伍以議和代表, 不能筦部務。陳日經營借款, 亦常居租界。故五部悉由次長代理。部長之負責者, 黃、王、蔡耳。時戰事未已, 中央各部之領袖也。克強以三月廿九日之役及漢陽

督師, 聲名洋溢於黨內外, 顧性素謹厚, 而乏遠大之識, 又未嘗治經濟政治學, 驟與立憲派人遇之, 即歎然, 自以為不如。還視同黨, 尤覺暴烈者, 曾為清廷訂幣制, 借款於國際, 有信用。」於是會用陳亮疇(按係王寵惠字) 以資格不足, 欲辭。先生曰: 「吾人止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, 外交問題, 吾自決之,勿怯也。」然張、湯僅一度就職, 與參列各部會議, 卽出住上海租界。程固於租界臥病。伍以議和代表, 不能筦部務。陳日經營借款, 亦常居租界。故五部悉由次長代理。部長之負責者, 黃、王、蔡耳。時戰事未已, 中央各部之領袖也。克強以三月廿九日之役及漢陽

督師, 聲名洋溢於黨內外, 顧性素謹厚, 而乏遠大之識, 又未嘗治經濟政治學, 驟與立憲派人遇之, 即歎然, 自以為不如。還視同黨, 尤覺暴烈者, 曾為清廷訂幣制, 借款於國際, 有信用。」於是會用陳亮疇(按係王寵惠字) 以資格不足, 欲辭。先生曰: 「吾人止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, 外交問題, 吾自決之,勿怯也。」然張、湯僅一度就職, 與參列各部會議, 卽出住上海租界。程固於租界臥病。伍以議和代表, 不能筦部務。陳日經營借款, 亦常居租界。故五部悉由次長代理。部長之負責者, 黃、王、蔡耳。時戰事未已, 中央各部之領袖也。克強以三月廿九日之役及漢陽

京南抵生先山中孫

攝政王者。」李伯申、鄧家彥等，爲評言其得失，則皆唯唯。依參議院法，須政府再交院議，始能推翻原案。鄧、黃等以是請，克強遽曰：「政府決不爲此委曲之手續，議院自動的翻案，盡於今日。否則吾將以憲兵入院，縛所有同盟會員去。」是日，適祭明孝陵，遂請先生俱上馬出府，余稱病，不從行，而就府中草文書，交院再議，一面飛騎白先生。迨先生祭陵歸，此事已解決，先生不予以罪也。一日，安徽都督孫毓筠以專使來，言需餉奇急，求濟於政府。先生卽批給二十萬。余奉令主財政部，則金庫僅存十洋。總長因在滬，次長愈彷徨無策。余乃提取粵北軍款六萬餘，更益以他款爲十萬元，予之。而院使以初見先生批，繼減其半數，反以爲予斬之也。余在秘書，提倡平實簡易之文，布告北方將士，初使秘書雷鐵錚屬稿，詞頗艱深。余謂此當使人共喻，如布帛菽粟，無取矜奇，因屬任秘書鴻雋改作，雷不悅，卽櫟被出府，並爲詩自嘲曰：「十年革命黨，三日秘書官。」名士氣深如此，難乎其爲黨服務矣。張謇薦其徒十餘人於秘書，余悉不用。張揚言於滬，指余爲第二總統。精衛以告，且曰：「惟負責，故有此謗，毀之，適以譽之耳。」

### 袁世凱的竊國陰謀

當時最大問題，無過議和。議和之目的，在清帝退位，而清室以取得優待爲條件，袁世凱則以取得政權爲條件。袁一方挾滿族以難民黨，一方則張民黨以迫清廷，時人謂之新式曹操。清廷主戰者，惟良弼（遜清軍諦府軍諦使，是袁世凱之死敵。）正月廿六日，爲同志彭家珍炸斃，清

親貴皆贍落。而段祺瑞（袁世凱麾下第一員大將，號於別宮，聽其竊以自娛，雖曰等於兒戲，仍足惑人視聽。又許以數百萬歲費，爲遜讓之報酬，蓋爲袁不爲漢也。優待條件非民國所宜有，留尊號於別宮，聽其竊以自娛，雖曰等於兒戲，仍足惑人視聽。又許以數百萬歲費，爲遜讓之報酬，使廢朝之皇族，猶有所養，可云過厚不當。然此猶於革命之得失，無關宏旨。至舉政權讓之專制之餘孽，軍閥之首領袁世凱其人，則於革命主義，爲根本矛盾，真所謂「籌六州之鐵，成此大錯」矣！先生始終不願妥協，而內外負重要責任之同志，則悉傾於和議，大抵分爲三派之說：其持中國固有之宗法論理思想者，則曰：「名不必自成，功不必自我立，其次亦功成而不居。」其持歐西無政府主義者，則曰：「權利爲天下之罪惡，爲政權而延長戰爭，更無可以自恕。」（當南北爭持至烈時，李石曾以長電駁詰南京政府，一若祇須清帝退位，吾人卽萬事不宜深問者。）其僅識日本倒幕維新，而不覺修正改良派社會主義之毒者，則曰：「武裝革命之時期已過，當注全力以爭國會與憲法，卽爲鞏固共和，實現民治。」余集諸人意見，以陳於先生。先生於時

當時黨人對於軍隊，不知如法國革命及蘇俄革命時所用之方法，能破壞之於敵人之手，而不能運用之於本黨主義之下。由下級幹部驟起爲將，學天蔚（遜清第二混成協協統，卽今之旅長）。殊間經驗，非其所堪。又往往祇求兵數增加，不講實力，此爲各省通病，而南京則尤甚也。軍餉更爲重要問題，各省方發自給不足，遑論供給政府？千萬之公債，雖通過參議院，而未嘗得一錢以應急。財政部日謀借債，俄債千萬，幾有成議，爲參議院所拒否。日商之款五百萬，則爲匯豐銀行抵制，至不能成交，實受帝國主義者之打擊。先生主張厲行徵發，而克強難之。以南京之軍隊，紛無紀律，不能舉軍政時代一切之任務也。軍隊既不堪戰鬪，而乏餉且慮誣瀆。於是克強益窘，則爲書致精衛與余，謂：「和議若不成，自度不能下動員令，惟有割腹以謝天下！」故精衛極意斡旋於伍廷芳、唐紹儀之間，而余則力挽先生之意於內。余與精衛二人，可云功之首，而又罪之魁！然其內容事實，有迫使不得不爾者，則非局外人所能喻矣。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衆，民衆所接受者，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。正惟「排滿」二字之口號，極簡明切要，易於普遍全國，而弱點亦在於此。民衆以爲清至退位，卽天下事大定，所謂「民國共和」則取得從來未有之名義而已，至其實質如何，都非所問。革命時代本有不能免之痛苦，聞和平之呼聲足以弛其忍受犧牲、繼續奮鬥之勇氣，故當時民衆心理，俱祝福於和議。逆之而行，乃至不易。夫以有熱烈傾向於革命之羣衆，而不能使爲堅強擁護革命之羣衆，此其責當由革命黨負

京南抵生先山中孫

之，而亦爲當日失敗之重要原因也。黨人且未完全認識其革命之使命，則於無組織訓練之羣衆，又何尤焉？

### 北京兵變和南京留守

清帝溥儀退位之宣言，由張謇起草，交唐紹儀電京使發之，乃於最末加「授袁世凱全權」一語，袁殆自認爲取得政權於滿洲，而作此狡猾之言。先生見之，則大怒責其不當，而袁與唐談之清廷，且以其爲遺言之性質，無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。乃電南京，承認臨時參議院與總統爲繼任臨時大總統。（參議院接受先生辭職文，比之盧斯福，而頌袁世凱當選，則比之華盛頓，其服從民國之表示，且通令各方各軍，悉改用民國旗幟。先生乃於南京參議院提出辭表，而推薦袁無識可笑至此。——胡氏原註）「就職南京」，爲附加之重要條件；而精衛與蔡（元培）、宋（教仁）、劉（冠雄）賈使命北行，乃遇曹錕（袁世凱之親信，第三鎮統制）所部兵變恣掠，乃任袁將此條件打消。或謂袁實使所部變，俾藉口鎮撫，而免南下。顧蔡等無以察其僞，所謂「君子可欺以其方」也。第一次內閣，以唐紹儀爲總理，兼得南北之同意。民黨廁身閭員者，教育蔡元培、司法王寵惠、農林宋教仁、工商陳其美（陳學歐美者過半，余亦廁名其中。先生一見，即塗抹余名字，謂「國事未定，當留國內相從」，而以餘人授唐，余爲之突然若失也。）（摘自胡漢民

# 臺灣土地銀行

全國首創地融金專業銀行

## 業務要目

### △一般業務

甲 種活期存款

乙 種活期存款

通 知 存 款

儲 蓄 存 款

兌

### △專業放款

農業生產放款

扶植自耕農購地放款  
土地重劃放款  
土地改良放款

農田水利放款

漁業生產放款

耕耘機放款

房屋修建放款

國民住宅興建放款

發行土地債券  
證券交易  
易

### △其他

九七五三三三一一七五三三三：機總電話

號六四十四路門前館市北臺：行總  
行分設均規模迎卓服譽誠  
大顧宏賜

政府當資遣之。余以告秘書處同僚，則志願留

以上海軍事，未能就職，使次長王正廷代之，蓋更置留守府於南京，以克強爲留守。先生謂唐，亦一混合內閣也。唐紹儀至南京，接收臨時政府，先生欣然受代。諸將以無所繫屬，皆不安，乃學歐美者過半，余亦廁名其中。先生一見，即塗抹余名字，謂「國事未定，當留國內相從」，而以餘人授唐，余爲之突然若失也。（摘自胡漢民